

讀碑圖 / 釋見錄

明代有幅《讀碑圖》，畫中一人戴笠騎驢，靜默注視遺留在荒野中的巨碑，而這座巨碑無名，沒有內容，完好沒有殘敗磨蝕。美術家巫鴻認為無名石碑表示了這並非某一件特殊人物，「更有可能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境遇，在這種情境中，遊客意識到自己正面對著一個無名的往昔。」面對無名的往昔，是什麼情形？

公元 652 年，玄奘大師擔心從印度請回的經像「人代不常，經本散失，兼防火難」，希望在大慈恩寺內興建三百尺的石塔保存。唐高宗認為玄奘的計劃太過宏偉，回覆：「師所營塔功夫，恐難卒成，宜用軼造。」大慈恩寺中的大雁塔，石塔成了磚塔，「擬顯大國之崇基」的三百尺，只建成「高一百八十尺」，經費是變賣七宮亡人的衣物籌措而成。

公元 656 年，玄奘大師冷病復發，唐高宗數次派遣使者探望。玄奘大師擔心往後時機不再，於是向唐高宗上書請求撤銷二件事：一是道士位列僧人之前；二是唐高宗之前下令「道士、僧等犯罪情難知者，可同俗法推勘。」唐高宗婉轉回拒第一項請求，但立即下詔取消用俗法治僧人罪。玄奘法師得到消息後，悲喜交集，淚霑衿袖，不勝扑躍之餘，趕緊上表謝曰：「僧等各深荷戴，人知自勉，庶當勵情去惡，以副天心。」

公元 664 年，玄奘大師圓寂，唐高宗在玄奘法師葬禮進行之時，下令所有的譯經活動暫停，「已翻成者，准舊例官為抄寫；自餘未翻者，總付慈恩寺守掌，勿令損失。其玄奘弟子及同翻經僧，先非玉華寺僧者，宜各放還本寺。」就這樣，玄奘大師苦心二十多年經營建立的翻譯團隊被解散，所有的譯經活動戛然而止。縱使玄奘法師一生譯經數量是那時代的四分之一，但這只是玄奘從印度帶回的 657 部梵文寫本中的一小部分。

西安大慈恩寺玄奘法師紀念堂中，有一面牆是玄奘事蹟木刻壁畫，悟師父在這面壁畫前駐足很長一段時間。我們不知道她想到了什麼，直到她淡淡悠悠說出：二十年前，香光寺二一八事件揚塵未定，為了將尼僧團帶出困境，她領著法師們參訪敦煌，思索僧團的路線與未來。喔，是這樣啊？風吹起，大雁塔掛著的鈴，輕輕搖動了……

「凝視和思考這一座廢棄的城市或宮殿殘垣斷壁，……觀者會感到自己直面往昔，既與他絲絲相連，卻又無望的和他分離。懷古之情因此必然為歷史的殘跡及其磨滅所激發，他的性格特徵包括內省的目光、時間的斷裂，以及消逝和記憶。」（巫鴻，《廢墟的故事》）請帶著這樣的理解，閱讀悟因法師「敦煌紀行」，那大西北素淨星空、阿訇吟誦阿拉伯文聲、西夏臥佛、高偉舍利塔……，每一段都源於歷史，屬於當下，也都在迎接未來——悟師父讀碑，而你正在注視這幅讀碑圖，也或許是正注視著自己一段無名的往昔。